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特别策划

“强军接力棒已交到我们手中”

■本报特约通讯员　雷兆强

采访手记

这些写信的战友，我一个人都没有见过。我是在一堆书信和一串电话里完成的采访工作。

读这些信的时候，我的脑海里总会闪过很多战友的画面。他们有的是哨兵，有的是修理兵；有人不善言辞，有人会写错字；他们信里不少言语有些“幼稚”。这些细节，都在反复提醒我：写信的人都是基层最普普通通的一员。

当年红军长征时，战士们平均年龄连20岁都不到。有位16岁的宣传干事叫郑金煜，他在草地行军时不仅抢着干重活，还会唱好听的歌、讲生动的故事，用才艺给战友带来欢乐；另一个叫童小鹏的战士在日记里记载，有一次自己犯了错误，被班长罚站半个小时，还说这是自己革命生涯的第一个“污点”。

今天给红军先辈写信的，也是一群年轻人。刚毕业的少尉排长赵呈在信中说，他现在带着一群十八九岁的战士，有人会因为管理手机严格而闹情绪，有人会为考核慢了几秒而哭鼻子；战士刘树恒在信里向红军先辈检讨，说自己每遇到一点困难，就容易偷懒，工作累了、训练苦了，就想懈怠；还有人说，比起先辈的战斗精神，觉得自己差很多，看见身边战友都在积极进步，很着急但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做。

把90年前的红军战士与今天的年轻战士联系起来，我突然发现，今天的战士跟长征中的战士很像：他们有相近的年纪，有自己的欢乐，也有短暂的迷茫。

仿佛历史只是转了一圈，那群年轻人又回来了。此时此刻，正如90年前的彼时彼刻。

我们不妨大胆设想一下：假如今天又要开始一场长征，今天的年轻战士，是否能再现曾经的胜利？

从战友们的信里，我能读出他们的回答。

最令我印象深刻的，是一支组建时间并不长的部队。作为新域新质作战力量，站在长征胜利90周年的历史节点，很多官兵把眼光投向了未来。一位年轻的飞行员还写了一封致2035年的自己的信，他在信中说：“今天，强军路上的我们何尝不是在进行新的长征？只是草鞋换成了战靴，泥泞小路变成了信息化疆场。愿2035年的你，还记得2026年的我为什么出发，不是为了成为英雄，只是为了当那一天真的来临，我们有能力保卫身后的祖国和人民！下一个十年，我们长征路上见。”

另一名战士隶相军在信的结尾这样写道：“强军接力棒已交到我们手中，我们一定只争朝夕，奋力跑好自己这一棒！”

伟大长征精神有这样的继承者，我们的队伍有这样的军心士气，何愁强军大业不成？

告慰红军先辈，他们写了9000余封信

■蔡　童　刘柱成　本报特约通讯员　雷兆强







图①：中士谈雪涛一边参观纪念馆一边读战友的信。**刘柱成**摄

图②：年轻的战士向年轻的红军战士雕像致敬。**陈竟萱**摄

图③：二级上士吴乾万触摸历史的印记。**谈雪涛**摄

特　稿

那天下午一上班，第77集团军某旅宣传科陈干事就接到一份通知：该集团军政治工作部要求所属各单位利用营区周边、野外驻训地附近的长征纪念馆和红军战斗遗址，灵活开展参观见学活动。

看完通知，陈干事迅速搜索了一遍地图。有几个地方可以去，但是能去多少人？

他询问科长，答案令他有些失望——即使不考虑运力和距离，也要考虑部队战备在位率，每次能去的人就那么多。今年演训任务重，演习一开打，更没有多少外出的机会了。

科长告诉他，还是选派部分官兵代表去。

可准备起草方案的时候，陈干事还是犹豫：如果绝大多数官兵对长征的认识还停留在书本和电影上，那这样的学习教育效果能有多少？

陈干事拿起电话，找兄弟部队的干事探讨破解之道。有人提议，去拍个视频带回来；有人说，干脆就搞成直播；还有人建议，把纪念馆讲解员请来讲课……

“要不让去不了的人写封信？”有人突然冒出这么一个想法，几个宣传干事一听，都觉得给红军先辈写一封信带过去，官兵们有参与感和仪式感，成本和流程也容易控制，可以一试。

就这样，在刚刚过去的一个多月里，该集团军官兵陆续走进多个红军长征纪念馆和战斗遗址，先后把9000余封信件摆在了红军先辈面前。

动笔
这封信到底写给谁

挂了陈干事的电话后，某旅王干事犯了难：这项工作该怎么给基层连队下通知？如果安排每人写一封给红军先辈的信，“容易写空”。

他专门做过调查，很多官兵对红军长征的印象其实并没有那么深刻。战士朱帆说：“大家都说红军是‘咱们的根’，可除了课本里的故事和旅史馆里的黑白照片，好像没别的了。”有一位战士直接问王干事：“这封信没人收，也不会有人看，那写它干什么？”

因此，王干事直接把选择权交给了基层。很多连队都在写信之前做了“功课”，有组织看红色电影的，有集中阅读长征书籍的，有的红军连队还重新学习了一遍连队历史。

某旅“战斗模范连”王指导员在写信的基础上，还拓展出更丰富的主题活动。至于那封信到底给谁，王指导员摆了摆手：“战士们自己发挥吧。”

渐渐地，战士们脑海中有了一些想法。有人写给《金色的鱼钩》中那个炊事班长，有人写给红34师师长陈树湘，有人写给红5师师长贺炳炎，有人写给飞夺泸定桥的勇士，还有人写给刘志丹、陈赓、杨成武等革命先辈。

某旅“坚守英雄连”上等兵余杭看完左权写给母亲的家书后，决定给左权回信，原因是自己也常常会挂念远方的亲人。

到真正写信的时候，绝大多数人都安静了下来。好多人是在熄灯后写的，把夜里的漫天星斗写进信中。有的人写了一半，突然抬头看向窗外，把这盛世繁华分享给红军先辈。还有人说，阳光穿过梧桐叶洒在纸上，像是一层薄薄的金粉，真好看。

战士贾浩宇一开始只是单纯完成任务，他的信分两次才写完。第一稿写到一半时，连队组织体能训练，他只能跟着队伍去参加五公里武装越野考核。等他回来继续写信时，“两只手还在抖”。

就是这气喘吁吁的时候，贾浩宇脑中有了一点不一样的思路。他把之前的半页信撕了，控制住自己发抖的手，重新写下一封信。

写信
藏在细节里的“小心思”

战士们把信写完，摞成了一堆。某旅丁指导员拿起第一封信，只见开头写着：“新时代红军传人90年后敬上：展信安……”

文笔不错，还挺有礼貌，丁指导员想。但刚读了两行，他就打消了这个念头。

几乎所有信的开头都在自我介绍，但战士刘振鹏的信不一样。短短17行的信，一句自我介绍之后，连续8行都在罗列东风导弹、航母、万吨大驱等各类新型武器装备，甚至把军兵种的名字都写了上去。丁指导员有点迷惑：他到底想说什么？

另一个旅的干事也发现，战士们的信有些絮叨。有一位卫生员把部队所有新型战地救护器材装备全写了个遍；“红九连”一名战士侯嘉诚，摆了一堆连队近年来获得的荣誉：军事训练一级连、先进基层党组织、基层建设先进连、练兵备战先进单位……

读到战士付文成的信，这些年轻人藏在信里的“小心思”才显露出来。他在信里告诉先辈，我们的队伍现在叫中国人民解放军。他还说，后来长征胜利了，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和反动派，建立了新中国，消除了绝对贫困，人民实现了小康。说到每一段历史，他都备注了准确的时间信息。他在信的结尾说，现在不用怕列强了，“我们可以平视世界了”。

这群新时代的年轻官兵，只是在用自己的方式给先辈们看看现在的中国，让他们知道曾经的牺牲没有白费。

战士周文华写了半页纸，说的是国庆节部队组织的烧烤晚会、电影展播、篮球比赛，还有外出时大街小巷飘扬着的五星红旗。

藏族战士旦增桑珠说，他的家乡西藏发生了巨大变化，人人安居乐业。

战士李涛说，现在湘江边上开满了木棉花，松潘草原到处都是狼毒花，先辈们没见过的风景，他旅游时都替他们见了。

据各旅统计，近一半的战士信里都写有“这盛世如你所愿”“生在红旗下，长在春风里”之类的心语。

还有几封信有点出人意料。上等兵李巳奎问先辈：“你们在长征路上会不会因为吃上一顿饱饭就能开心好久？”他还在旁边画了一个笑脸；列兵王宇甚至在信里跟先辈们“约饭”，因为他有很多问题都想问，大家可以一起边吃边聊。

在一封给军需处长的信中，因为不知道对方的名字，写信人没有写抬头，只留下现在部队的信箱地址，好像在等着有人给他回信。

相比之下，战士刘朝晖的信更像写给一个真实存在的朋友。他在信的结尾写下一句祝福语：祝你身体健康，福寿绵长。他真诚希望那个收到信的红军战士能活下来，活到新中国成立，看一眼祖国的大好河山。

抵达
那些在纪念馆前代战友读信的人

某旅上尉任达拿起一封信，发现这信的页眉还有一串复杂的打印码。机关的干事告诉他，这些信是外训部队从千里之外的驻训地用传真发回来的。旁边的另一沓信，是另一个营区的部队因为距离实在太远，赶在出发前派专车送来的。

现在，任达和其他官兵代表站在纪念馆前，要代这些未能来到的战友读信。得知这些信的来历，他们都深感责任重大。

除了信，很多战士去参观时，还带了一些不起眼的“小物件”。该旅刘排长在学习长征故事时，看到很多红军战士是被冻死的。得知自己能去参观红军纪念馆，他带来了一件迷彩羽绒大衣，摆在纪念碑前。

战士仇培阳写道：“去年我跟着部队去高原驻训，第一次感受到缺氧和风雪的‘双重暴击’。我裹着棉大衣躲在帐篷里依然冻得瑟瑟发抖，突然就想起了小学课本里那个被冻死的军需处长。”

战士陈学烯认为，当年红军最需要的是鞋。他试着拿手机上的计算器，想算一算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要多少双草鞋。但是他只在网上见过红军草鞋的照片，没穿过草鞋，根本算不出来。所以，他就托排长帮忙把自己的信和一双作战靴一起带了过来。

在其他纪念馆，有的连队带来了3部电台，那是连队组建至今先后配发过的3代装备，他们想让先辈们看到通信兵一路走来的变化；一位飞行员把某新型武装直升机的模型带来了，轻轻地压在战友们的信上；某旅的几名战士提前打印好先进武器装备的照片，想让先烈看看；还有人带来了单兵自热食品，放在了红军粮食袋展柜上面。

参观快结束时，中士陈竟萱拿出一封战友的信。读到最后，他发现，这名叫徐志勤的战友说自己有一首歌想唱给先辈们听，那是一首网友改编的长征主题歌曲，歌词附在信中。意思很明显，希望替自己读信的战友能把这首歌唱出来。

陈竟萱不会唱这首歌，只能用手机音乐软件搜索并播放：“念战友几回眸，露宿野岭荒丘；山叠嶂水纵横，草鞋踏破峥嵘。漫漫的征途上，闻军号震苍穹……”

听了一半，他感觉旋律很好听，就轻声试着跟唱，最终总算替战友把这首陌生的歌唱完了。

返程车上，陈竟萱把这首歌下载下来，循环播放了整整一路。

第2063期

信件摘登

你们没有CT，没有输液泵，一块纱布洗了又洗，雪山风口里你们拿手和身体把伤员冻僵的手脚焐热，你们能走完二万五千里的路，不是因为不疼，是因为“战友不能丢”。我们这一代军医不用过草地，可演训场上的日晒雨淋、深夜急诊、卫勤比武，还有老兵退役前的失眠与腰伤，都是我们的“雪山草地”。这山河，有人守；这药箱，有人背。长征路上，我们卫生队从未掉队。

写信人：军医晏练达

你们当年靠一双铁脚板、一腔热血与敌人周旋，如今我们坐在方舱里，用信息化装备联通千百里战场。装备变了，但骨子里那股“敢打必胜”的劲头没变。你们在湘江边以血肉筑防线，我们在空天筑起钢铁长城，时代不同，但使命不变。我会把每一次系统操作练到极致，确保关键时刻一击制胜！

写信人：班长陈薪存

当历史的火炬交到了我们这一代，当你们把革命的种子交到我们手里，我不禁感慨：时间可以让一个时代消散，但其精神却不会因为时间而消失。我们会记住你们的奉献，将伟大长征精神永远继承和发扬下去。

写信人：战士张俊逸

我知道，这封信无法寄达，但我仍然要写，写给雪山草地间那些疲惫却坚定的身影，写给大渡河畔那些年轻而炽热的灵魂，写给在黎明前倒下的每一个无名烈士。我要告诉你们，黎明已经到来了，而且天已经亮了很久很久了。这封信写不尽我的敬意，也写不完你们的故事，我只希望，当风从雪山吹过，当河流奔向大海，你们能看到和听到，我们这些后辈从未忘记你们。

写信人：战士凌鑫

在纪念馆，看见你们留下来的那半截皮带。原来，你们不是历史书里符号化的英雄，是和我一样会饿会冷，但眼睛里永远燃着光的年轻人。你们走的路，我们接着走。我们会守护好我们的国家，就像你们希望的那样。

写信人：战士杨创

说来惭愧，我没有上过战场。我问过自己，我们这代军人跟你们比，装备好了太多，吃饱穿暖更不用说，那我们缺的到底是什么？直到有个战士问我：红军那时候真的相信他们能赢吗？我说，我不知道，但知道他们一直在走。这个问题，我回答了他，也回答了自己。先辈们，你们看，你们当年拼命护住的那条路，我们还在走。放心！

写信人：班长杨双源

（**王杰、许文卓**整理）



官兵信件一角。　**吴乾万**摄